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段文新

漫塘集卷二十四

宋 劉宰 撰

題跋

書印紙後

余性疎拙初注官時鋪吏授一卷書曰謹視之是吏部印紙仕之久速官之功過將於是乎考余曰唯既棄官始不加愛重士之始仕與仕而再調選者須保官人憚保官之批印紙多靳不與以余之芻狗視之也因借去

自相鄩以為保或累月不歸或迷不知所在友人自行都歸習聞其事以余為非且言萬有一不實諉曰不知可乎余是其言因索歸書卷尾以謝來者時嘉定辛巳立夏日怪矣病容無食肉相介然褊性無容物量智淺而慮不周才疎而用則曠不返初服而啓榮望豈但二不可七必弗堪將見一不成萬有餘喪故俛焉而歸超然自放衣敝袍可無三褫之辱飯蔬食何取八珍之餉隱几覺來杖藜獨往或從田家瓦盆之飲或和漁父滄

浪之唱顧盼而花鳥呈技言笑而川谷傳響賓送日月從容天壤道逢扁舟而去者詰之曰子非霸越之人歟陶天下中須子致富宜亟去毋亂吾槳遇籃輿而來者揖之曰君非不屑見督郵者歟宜亟歸有要於路者藉得錢送酒家固不若高卧北牕日到羲皇之上也

跋三朝賜齊齋倪尚書宸翰

孝宗宸翰

臣於此卷見孝宗皇帝聖德三焉宰臣同時進擬學士

七人而六人在朝儲才之盛也於七人之中擢任倪公而文章氣節皆可與日月爭光用才之審也郭師禹光宗皇帝之舅以才受封非將內禪不授節鉞抑近戚重名器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我孝宗皇帝有焉嗚呼聖矣哉

光宗宸翰

光宗皇帝受禪凡一話言一舉措必視太母慈顏稟壽皇慈訓觀其以倪公草伯圭制為慳壽皇之意以繳吳

職除郎為契兩宫之心故驟自庶僚擢登禁從他可想見異時小愆常度盖疾病則亂貴賤所同而近臣無如韓魏公者小臣辱賜第龍飛之初嘗瞻日月之末光讀此感涕不知所云

寧宗宸翰

尚書之鎮當塗泉南撫摩其民不啻慈父母之於子故京口命下闔境欣然引領南望曰庶撫我乎而竟改命天下三百餘州郡得一時邦伯皆尚書者恭覩寧宗宸

輸重為鄉邦惜

題陳少陽畫像

陳公以布衣扣閽恨不手鋤姦佞今雖死垂紳正笏生氣凛凛姦佞盡少避恐不減叚太尉無恙時

跋靈濟廟加封誥碑

石林葉君峴守金壇之明年始刻嘉定戊辰戊寅加封靈濟廟神孚惠靈佑王之誥於石既事父老相與言令戊辰之封王啓於前大夫趙君師懋迄今十有八年矣

戊寅之衍徽號為四則前太守丘侯壽儁實啓之亦八年於今閱令數矣而誥命積藏來者弗之見邂逅守不謹見者復玩易之甚非所以恭上命而昭神休令大夫獨能輟費於補苴之餘奮然為之不其偉乎而姓氏不列無以詔方來則為義有闕因合辭來請竊惟大夫一念在民其刻是石也而豈徒哉夫昔之歲旱而禱禱而應而上之所以錫命爾神者既如此則今之歲當如之何夫下田甫種而高者乾近溪可灌而遠者涸守令之

望於爾神猶前日也然則仰空一吁使風雲會合雷電皆至一雨霑足百穀用成神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語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於大夫亦云大夫字某今官奉議郎寶慶改元六月朔邑人劉某書

跋羅樞密點薦士帖

前史有言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乃無所不為今觀樞密羅公所薦八士皆極天下選又皆同時在朝蓋幾

於空國而無小人矣可不謂盛歟然物盛則衰君子於此固凛凛也

跋倪尚書思遺奏

范忠宣公疾革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子平正以公口占皆朝廷大事慮有後患即以其本繳申潁昌府後果有疑遺表非公意者竟賴潁昌本以免然則尚書倪公臨終必自草奏豈惟見其精識不亂其為國家慮深矣

跋丘忠定宗與鄭檢法唱酬集

故樞密邱忠定公以盛年亞倫魁以直道結人主以臺省第一流人物持節近甸其風采如太阿出匣宜其眼高四海氣盖一世睨視同列無足當其意而其賓主之間更唱迭和意味乃爾足以占邱公之所存且知鄭君之得此非苟然者

跋晦菴書陶窓二大字

半山謝公墩詩云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晦菴先生扁故鄭君之室曰陶窓二公䰟交千載如見故先生有云倘九原可作某人必不作半山語邂逅神游山間一笑第未知誰為賓主耳

跋孟侍郎猷詩

歳辛未八月四日孟二卿守婺賦前詩有豆籩學舍又秋丁之句丁丑仲秋其從弟能父袖此詩過余於漫塘時丁祭甫再宿計其日實貳卿賦詩之日也相距整七年而貳卿既葬矣古詩云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覽

之浩歎孟侯貴戚之卿方和此詩時盖年踰耳順矣猶
拳拳師友之誨則少且賤者宜如何能父知寶此詩必
知佩此意盖侯不亡矣

跋楊文公書李義山詩刻後

文公書李義山詩數十篇盖當時習尚如此與坡谷諸
賢喜書杜少陵詩不異韓退之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
杜元凱好左氏夫豈浮夸者覽此當得之

跋楊文公書遺教經

文公晚悟佛理此經乃佛末後語意其書此必公垂沒之年按公之沒年僅四十有七則氣血猶盛壯也嗚呼豈不自知其當然者耶

跋呂子約與羅樞密書

觀呂子約文所與羅公書知二公之所以相求者如許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書周蠹齋孚集後

僕未冠遊鄉校以諸生謁故學正宋公見其高談雄辨

博學強記退而自喜曰吾猶及見古人也方將修弟子禮會公與職教者弗合去後二年僕始得率同志師事今吳興郡博士陳公陳之視宋其學識所到吾弗敢以淺深喻而記問殆過之扣二公淵源所自皆曰故靈齋周公孚吾師友也今亡矣而遺文猶在子取而讀之其有合乎僕時困舉子業謝未遑又數年僕去場屋宋公客死西州而陳亦官旁郡時雖記二公語而靈齋文不可見又十有三年始於里中周舜卿處見所謂鉛刀編

者詩律嚴整且字字有來歷有杜少陵黃山谷之風擬騷二篇亦勝乃俛然有懷二公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書碧嵒詩集後

唐詩人如戴叔倫權德輿張祐許渾輩多居吾鄉本朝南郭先生陳公後湖先生蘇公近世紫微舍人蔡公棘寺亞卿譚公皆以詩顯紫微與南郭同受知於王文公後湖則受知於蘇文忠公後湖辭聘家居從其游者甚

衆如洮湖之陳煙霏之丁父子伯仲皆相與游策杖花朝扣舷月夕盖不知幾來往公諱序字彦育於洮湖為最知名初以詩受知於向薌林薌林以寇萊公家孫女歸之會薌林入覲高廟問中原故家悵萊公之無後薌林以一女漂流為士人陳某之妻對高廟惻然即命官之命既下薌林為製冠裳遣介併勑命致之其家公始知而拜賜當時以為盛事後立朝為勑令所删定官改秩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聽公事而卒年來詩社久廢

山川寂寞後生束於科舉不復為詩間有切切從事其間者父兄師友爭尤之以為用意不專前輩風流盡矣夫詩本於志而發於情有人焉志有所之而不得伸情有所感而不得發凡胷中之是非好惡皆不得暴白則聾聵人耳喑啞人耳勉而為文必齷齪腐爛尚何望其發天地之藏斡神明之藴盡萬物之情也哉余甞以是隘令之為士者會公之孫俾書集後因併道余所欲言者公家有菴在茅山之巖名碧嵓故號碧嵓居士集

書石湖詩卷後

余與蜀李季允同為紹熙庚戌進士慶元間季允由校書郎還蜀舟未具小留儀真余時為郡掾無日不會因問近時南士帥蜀誰賢季允以范石湖對余疑焉細問之季允言蜀之俗大抵好文其後生往往知敬先達先達之所是亦是之范公以文鳴其毫端之珠玉紙上之雲烟蜀士大夫爭寶之又其為政平易近民民有隱必伸有謁必獲故其教易成其政不嚴而治余聞而私識

之今觀江君遂良所藏春日田園雜興詩卷其句律清新字畫遒勁又熟習田家景物益信季允之言不妄

書沈少白詩藁後

詩貴乎工然非身更此境不能為此語杜子美久於羇旅故語多凄切韓退之洊遊賓幕故語多嚴整陶元亮志在田園故語多閒曠必熟此三者乃知黄川沈夫子詩律之工

書李君梅花衲後

閩人李君寄示梅花衲余讀之如讀桃源記遐想武陵漁人誤入桃源但見深紅淺紅後先相映雖有奇花異卉間厠其間莫能辨其孰彼孰此也紹熙間余尉江寧李舫伯鯉者實余鄉人年七十餘客授方山覩示余梅花集句百首其所取上及晉宋下及蘇門諸君子雖句篇可玩而意或牽强如兩服兩驂用生馬駒費盡御者力終難妥貼今李君所取下及於近時諸作猶犧象尊間雜以一二瓶罌雖雅俗不同然適用可喜也況後視

今未必如今視昔耶余故喜為之書

書尤季端遊山志後

尤季端風度閑雅被服褒博法古進賢冠製巾從一二羽衣躡遊山屐上下巖谷出入煙雲閒僅八九日盡得三茅之勝哦而為詩筆而為志詩清而腴志微而顯當與是山俱傳甚盛甚盛昔韓昌黎賦南山詩極其形容筆力殆過子虛上林而論者謂曾不若杜少陵北征詩為有補於世今觀是編首載劉混康之謚誥墓誌以見

跡涉誕謾則詞翰雖工不足以垂世中詳天聖觀池中小蟲之形狀以見物非靈異則寵光雖被不足以惑人末言虞劉張三人之進以見此曹之遇否特幸不幸非真有聞於斯道者其有功於世教宏矣欲不傳得乎

書惲敬仲詩卷後

文章所以發天地鬼神之秘寫風雷電雹雨露雪霜寒暑晦明之變使人物蟲魚鳥獸無所遁其情山川泉石草木不得私其英華偉麗必其氣之清也故物不得而

汨之必其氣之直也故物不得而撓之必其氣之和且平也故物不得而激之必其氣之果毅奮發也故物不得而沮之汨之則昏撓之則屈激之則偏沮之則止猶之牛山之木雖日夜之所息萌蘖生焉終濯濯耳故論者謂文章以氣為主蓋杜子美非能兒視嚴武則杜曲一田舍翁李太白非能奴視高力士則長安市上一狂人耳那能光燄萬丈與日月相為常久哉雖然此可與老成長者道難與後生輕薄子說恐說夢癡人前更使

得狂易病柳塘惲敬仲其老成長者歟余於其姪文得其詩文一編細讀之未識其人而其清明剛大之氣已勃勃然見於文字間惜其屈於時而有未伸故猶時欠自在予更欲其振衣千仞罔濯足萬里流使世之争能角勝於翰墨場中者見之若紀渻子之木雞異雞那能與鬬反走耳敬仲以為何如

書修江劉君詩後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由是而言詩以述志志外無

詩而近世作者求工於鍜鍊用力於模倣往往句愈工而志愈失句愈似而志愈非如曹西士所奬修江劉君之詩若淡然無味而思之未嘗不悠悠有得其庶乎

書黄葵艤艇記後

漫塘叟以一葉舟為生涯戊子夏旱舟艤岸者連月秋水既至欲棹舟以夷猶江湖而舟漏矣盖久不運用之故幸覺之早亟補苴之因頗怪黄叔向艤艇安居十年而能使不漏因語叔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横無人

渡而舟橫野水漏而不漏勿問可也今江天薄晚歸人爭喚渡勿問可乎叔向曰然吾當歸而求之幸而不漏猶當增葺庶乘長風而破巨浪叟曰唯哉識其語卷尾

書明秀軒米元暉詩後

李太白遊蘄之黄梅留詩烏牙山曰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句律峥嶸超越千古寺僧不異委之梁間元豐中曾阜子山宰是邑得之驚喜顧不能壽之石使太白書蹟與此山俱傳而私以遺

當路過者憾之趙似之得米元暉明秀軒詩來尉金壇即斥俸餘刋置軒下亦異於曾子山矣似之名俙夫其刋是詩也當某年某月日

書葉元老渠陽送行詩卷後

鄉人范寥信中初自蜀來即丐貸為資往從山谷道人於宜州時防禁尚嚴山谷所與來者皆歸獨信中久留不去山谷所與唱酬具見豫章集中若范君可謂勇於為義矣又賓君從周宇文卿生長田里衣食自給以是

深居簡出足不及城市年過知命容有為言建上朱文公講席之盛者即裹糧從之其所與文公講學具見池陽所刊文公語録中若賔君可謂切於求道矣吳門葉元老忘其年之長不憚地之遠且險往從鶴山魏侍郎於渠陽其為義之勇不減范信中求道之切不減賔文卿宜鶴山所以相與者如此紹定辛卯小至前十日謹書於渠陽送行詩卷後

書秦氏名孫詩軸後

陽以二五為得中以隂居二陽居五為得正居得其中則大本立矣而正以出之其君子之時中乎泰隱君以中名孫首以正字之盖深於易者其孫子正雖非所識鄉評如前不忝厥祖矣口占二十八字書於後卷舊聞吕氏一千中十五名孫見此翁說與雲仍須會取是中分付略相同

書陳兄治安策後

竊觀永嘉陳君條上十事如穀粟之療饑桑麻之禦寒

參术之已疾雖不若芻豢之悦口綺繡之奪目瞑眩藥之速效循循而用之可以活民生壽國脉其功遠矣杜少陵歎民生之疾苦恨不得如元結輩為邦伯使萬物吐氣某觀此益信君所陳第三四條為知言且知君必能以其所以告君者告邦伯吾邦幸甚

書衢州江氏小山祖墓記碑陰

始余讀韓昌黎衢州徐偃王廟碑歎曰徐氏其盛矣乎百年之間而守土者相望皆能本其祖之所自出而修

崇廟貌以致其虔可不謂盛乎一日過新句容江大夫見其出衢州小山祖墓記乃喟然曰衢固又有盛焉者耶江徐皆衢之望余弗敢以輕重論然廟貌之存固不若丘壟之如故凡徐氏佩太守章而來者皆曰祖廟固不若江氏所傳之適也江氏世裔之盛已詳於大觀所記茲不復登載淳熙中天子慮士大夫風俗頽靡擢直臣以掌風憲閞衆正杜羣枉天下稱之實江氏之裔孫曰溥句容其子也名公亮字元弼肅而寛有父風江氏

之大盖未可量句容以墓廹開元縣治畛域易紊且大觀之碑已仆後或不可攷復命固垣墉摹舊記而復刋之以余與同寓里俾書於碑之陰

書夏肯父乃父誌銘後

水心葉先生之文如碉谷泉挹之愈深慈湖楊先生之字如節制兵整而不亂是誌也水心經年方脫藁慈湖見即落筆則肯父所以得此於二先生必有道矣記曰幸哉有子如此僕於肯父之先君子亦云

題張端衮肯齋韡軒

故湖山堂張先生喜讀書儲書之富甲于吾里延太學名士與其子游傾家貲不計家以是貧諸子祗承厥志皆以書起家長之字曰端衮謁含山簿卒所得書藏修其間而徵名於余余名之肯齋又於所居之東偏為屋三楹日與二季游焉余名之韡軒二字本於書若詩見者可自得之齋言遂軒言明也夫處鮑肆而臭入蘭室而香物理固然繼自今端衮座中客吾知其必孝友人

也不愧其親而無間言於兄弟者也不然於我心獨無戚戚然者乎故併書所以命名之意俾揭於座右

跋聽雨圖

蔡天啓中書集中有跋畫一段云余官京師十五年日有數澤之思偶得尺素作平崗老木以其餘地授伯時請加遠水歸雁以扁舟載僕因題詩其左曰鴻雁歸時水拍天平崗老木尚寒煙付君餘地安漁艇乞去我春江聽雨眠伯時唯唯然懶不能竟他日彦舟取去以示

令戩即取筆點染如詩明年冬余補常倅歸過彦舟壁間見頗有佳思初夏泛小舟至村舍歸泝玥瀆河至十八里店遇雨宿横塘埭下閉卧蓬中夜分不寐聞歸雁聲因記曩時復作絶句云平野風煙入夢思慇勤作畫更題詩扁舟卧聽横塘雨恰值江南歸雁時自作詩畫至今六年而竟踐之念曠蕩之可樂悼歲月之不留於是悵然者甚久舟過丹陽宿北山僧舍因書以遺令戩且寄彦舟以跋前畫云李伯時風流文雅無所不學而

於畫尤工令戳宗枚之秀彦舟王氏涣之與兄漢之俱為名侍從皆一時見推於蘇門者余里中友王君虎文彦舟曾孫其家收古書畫甚多竊意蔡天啓所題畫軸猶為家寳故書其事遺之亦綴小詩云我是江南把釣翁横塘埭下幾經從閅編喜見詩中畫太息難追物外蹤

書鄉人公劄後

强民買田宅非蕭相國之本心無地起樓臺乃寇萊公

之盛事若時名德肯愧前修某官起場屋者幾年摶扶搖者萬里深識細民之情偽獨推大手之文章扶日轂上天衢論功居首若大旱作霖雨有識傾心胡為幸此二千畝之田而乃冒夫數十家之怨其實高者多在磽确或為馬鬛之封下者全仰隄防常憂蟻穴之潰積年之工費既廣衆戶之契要亦明忽當萬寶告成之時而為一網打盡之計黎老闔門而涕泣丁男當道而啼呼果使聞而知之夫豈忍而為此加以憲臺遣吏使府差

官比年之文書不用而蔽以遠年衆口之呌號不聞而決於一口凡犬牙之相入皆虎視而欲吞惡子追隨梟鴟競噪里胥供億雞犬亦空更聞耳目之官相為唇齒之勢左輔右弼方將齊上於政塗西陌東阡更欲相連於別墅惜哉羣小誤此老翁繫雁足之書悵無從達尸鼠輩於市盍自為謀豈惟洗汙俗於一朝亦可激清風於萬代

書真曹德秀與建平尉凡書後

謦曹官之卑晚科人所易而一道使者所以奬遇之者如此非吾兄之賢何以受知非真公之賢驅馳原隰周爰咨詢何以知之展卷令人三歎

書真西山漕江東日與建平尉兄往復救荒歷後

鼓伯牙琴知音實稀運匠石斤郢質謂誰世雖相求而巧相違嗚呼恭靖身老官徽堂堂真公位高聽卑惻怛視民端由已饑上令下行朝聞夕馳下請上從響與聲

隨使彼疲羸皆飽而嬉一卷之書子孫寶之豈曰私藏百世之規

跋湯侍郎東野勤王録

少師湯公能識范公寥於羈旅中從臾上變以弭亂萌遂使江淮千里之民一時免墜塗炭又能辨明受偽命於倉卒之頃詭宣舊赦以慰一時倖利之人而實不虧於臣節使十萬勤王之師直前不詘非其見大義昭然如日月之明臨大節屹然如山嶽之峙處大事恢恢然

如匠石之斤庖丁之刀刃游餘地疇克爾世降才難讀其家所收記録諸書令人浩歎紹定癸巳陽復後十日鄉後進劉某謹書於少師五世孫岠所示勤王録之末

題得軒扁

予觀世間貴者役於名富者役於利貧賤者廹於饑寒鮮有自得者予家年來屋可蔽風雨田可給伏臘嘗仕矣無户役擾嘗學矣無緇黄巫覡費兒孫長有書可讀親朋至有酒可飲夏葛冬裘晝嬉夕息於予計得矣陶

詩聊復得此生取以名子軒云

書徐君家訓後

先正司馬温公用古喪祭禮屏去釋老行之洛中當時士大夫化之者僅數家徐君申伯毅然不用釋老而以古喪祭禮行之家其不見是於流俗宜矣釋老之不當用固非一端今姑摭其近而易見者為徐君言之夫人以家之不足而乞假於人必即諸有餘者以彼之有餘故能濟我之不足今之為釋老者剪其鬚髮棄其族姓

忘父母之恩絶兄弟之義揆之三尺不孝不友罪無大於此者而自其宗門中言之終身不犯戒律者有幾則其罪蓋不止於不孝不友彼自求以逃於人禍天刑之不暇而吾輩反欲因以儌福於亡者得乎夫六經論孟之書所以垂訓萬世不可泯滅者以習其句讀通其義理推而行之可以致君澤民開物成務故也今之為釋老之徒果皆能習其書之句讀通其書之義理否彼所謂書誕者不足信要切者不過欲人自修耳於他人何

有焉藉有習而通之彼方自私其身不屑世故肯譊譊然誦其書以乞食於人否况今之所謂法事僧道承舛聽訛動輙可笑而謂此輩能為吾亡者徼福不幾於厚誣亡者乎經曰望柩不歌又曰忌日不樂以哀樂之不可並也今其徒所用螺鈸等乃俗樂耳所作道場又時時附會歌曲抑揚其聲以取媚於俗不異俳優之為而以施之喪祭得乎又始死肌膚欲潰尤惡震動故亡者未殮或有雷聲必須用物鎮壓此其為慮甚遠今早夜

多張燈燭震金鼓於棺柩之前惟恐其徒之不衆器之不具聲之不閎無乃太忍乎經曰祭之日思其所嗜又曰思其居處孟子曰牲殺不備不可以祭而今也類棄其嗜一用素饌亦有去其家庭而祭之釋老之居者是所嗜與所居不必思而牲殺不必備也昔之人有行之者梁武帝而武帝幽執而死宗廟果不血食放而行之可乎而流俗之人方篤信固守真大可誚徐君不彼之誚而反憂彼之誚我過矣

題桂山君與周西麓帖後

人倫大要在孝與慈桂山君垂沒拳拳為母求銘囑子以學孝慈具矣此盖天命之性與生俱生釋氏反此而曰能識心見性吾不信也紹定改元春

題桂山君王伯奇所書馬少游語

知子莫若父觀桂山君臨終書以遺其子辭意各異其處之審矣昔陶靖節不察其子之所能而槩責之杜少陵不察其子之所不能而槩譽之故二家子終於無成

桂山君得之雖然處者易出者難出者勞處者逸馬文淵不信少游平生之言度少游必不慕伏波後日之事故余敢為淵道賀紹定改元仲春朔

題桂山君所書和氣敬愛忍耐輸機八字後

和順之氣積於中而敬愛之情達於外蓋兄弟之常而妻子間之則臨事必將求勝臨財必將求多求勝則爭求多則奪忍耐以抑其求勝之心輸機以息其求多之念桂山君之慮遠矣

題趙章泉所作桂山君祠堂記後

章泉先生頃歲為同年余子壽作兼葭閣記屬某以書今王深道復俾書此殆與先生意合桂山君深道之父諱木字伯奇余嘗表其墓云紹定改元二月五日

書所題印紙語後

王深道將行語宰曰某之來也國子周先生與二三名人以詩送之意皆屬予今歸矣子寧無言乎應之曰余安敢忘言狐諸君子厚意抑余聞樵牧異趣農賈殊宜

故語樵者以牧之閑語市人以農之野意必不領顧宰如鷦鷯尺鷃躍不過數仞巢不過一枝而諸君鵠立鸞停方刷翮而游紫清宰如穴蚓井蛙惟時從草間引脰一鳴而諸君如蛟龍得雲雨方掣電轟雷霆其不同如此藉子郵吾言能不曰是不祥語胡為至於我乎深道曰不然則為書頃年批印紙數語以遺之

題趙景壽詩後

王深道示趙景壽詩讀之甚似宰丙寅丁卯間在越上

所見亡友趙蹈中詩蹈中達而死其兄履常言獨不苟世所取信其詩會當有傳景壽官不達又不得年非其故人為發揮之則銜冤地下矣深道勉之紹定改元

題王深道家晉塼誌之後

晉塼誌與保母帖同出於今代或者王氏復興之祥

漫塘集卷二十四

漫塘集卷二十五

宋 劉宰 撰

銘

文房五物銘

得軒初成張簿送筆墨硯檀香壓尺水晶筆

架戲答

平而泓盡墨之銳而不與墨爭吾是以知為端溪之舊

坑也圓而勁免冠而髮逾整吾是以知為中書之毛穎

也凝青煙玄之又玄吾又以知廷珪之不死家法之有傳也直而砥黄中而通理使吾雲煙落紙而邊隅帖然若長城之衛者非守西河之檀子歟雪崖氷趾離立而不倚使吾中書君時與其膠漆之友高枕其間而不蹟問誰主者則吸風飲露之仙子也猗歟得軒蕞爾何以有此盖梔室張自號主人憐其文氣之衰贈此五者以扶持而振起之也

座右銘

唖面自乾史以為婁公盛德漫塘叟曰未也

臧孫有言曰美疢不如藥石曰藥石矣宜從

而味之可使徒乾乎廣其意為座右銘

唐有宗工厥德有容曰惟婁公非意相干唖面自乾坦

然而寛唖必有由唖必汝尤宜反而求求之而得味我

藥石君子之則

拙齋銘

京口郡寮陸君以拙名齋書來逮銘因為之

仰而盱俯而趨揣勢視時如盤走珠求之而得如鼓應桴茲巧之為而巧者劬言之質扣之實介然自守泊乎其無術或乘流而止或投機而失茲拙之為而巧者逸去拙而巧以逸代劬其可得兼熊掌與魚人之言然於子則否楊興說對嗇夫利口無益於得而顏孔厚宋璟之剛韓休之直豈以直尋而遂枉尺由是而言命乃在天巧徒爾劬舍旃舍旃巧則劬矣而又失已藉獲所求

如負塗豕播間厭足妻妾所恥拙者既逸得之則榮不幸而失非念所經進退綽然山高斗明拙者誠巧巧者大拙因君名齋遂我拙説

牧齋銘

主丹陽簿周君鑄以牧名齋徵銘於漫塘叟柔順自牧詩著歸荑卑以自牧易謙之辭義取於養所以為牧卑順自養維日不足如器之虚入容受焉如澤之虚可來百川勇哉子路聞過則喜顏有若無庶幾聖

矣苟失其養器盈為害藐然一身孰擬其大愚而自用賤而自專迷方而行速禍招愆為聖為愚機括在是凡百君子夕惕若厲

定齋銘

物來而競物去而定以是銘齋子烏乎正往一乃心毋為物勝霖雨大旱舟楫大川吾不矜簞食瓢飲曲肱而枕吾不病吾非死灰其心槁木其形亦非以桮棬為仁義杞柳為性者也

澹齋銘

友人丁國賓名所居之室曰澹齋求銘於漫

塘叟

當暑而葛禦寒而裘象牀玉手尉帖和柔澹然此心卒歲無憂積粟如山量畜以谷酒池肉林饜飫童僕澹然此心不負此腹惟予丁子筆耕以穫豐儉有時喜慍無作饑連瓶空寒淩衣薄先生澹然隱几南郭揭此名齋展也無怍

簡軒銘

余既為符伯壽作簡軒二字榜銅陵治事廳側因為之銘以致朋友切偲之義

丞之在邑位高而偪松竹之間吟哦自適崔子始之韓子紀之簡以名軒其尚以之律己以簡簡則易足豈其哆然以人從欲臨民以簡簡則民便豈其紛然傷和名怨常平之儲免役之征版籍推受我為民正敬之戒之則罔所愆居敬行簡雍之言然

悦堂銘

事親必悦悦親有道孝友之尚詩書之好聞義必徙匪爕罔蹈則親之心無貳無虞含飴弄孫以怡以愉芝蘭玉樹茂長庭除舍是不思惟日欲孜衣必輕煖食必甘肥異乎曾子非余所知

徐君易齋銘

五十學易聖有成説比其晩年韋編三絶予年方壯予氣方鋭易以名齋泰哉取義學易有道觀象玩辭善惡

之幾必先知之行其善者而戒不善于以求之其則不遠

宜齋銘為監榷院門孟君作

高位難安重禄難干烏乎宜乎抱關之官

守約齋銘蜀李平叔秀嵓子求齋銘于蔣良貴良貴名之守約且記其說漫塘叟為之銘

惟顔氏子為已之學厥聞既多必守之約蓋方其初審問謹思亦既得之則弗失之方寸湛然日星明只其怒

不遷而過不貳一唯之悟參也其亞賜多乎哉我則不暇

扇銘

竹為骨紙為容不受朱粉汚不煩針線縫動則四座清風静則天下隆冬

王深道硯銘

達而直者理也圓而方者形也孔思周情用晦而明

龍股草子戕呈史守侍郎彌堅

下隰之旱厥草惟喬是名龍股不殖而饒既華而實匪麻匪蕎終朝採之不盈一瓢載舂載篩以永令朝維昔范公進烏昧草仁宗愛民震驚聖抱内示六宫外謀諸老振廩發粟澤潤焦槁龍股烏昧是或一道皇乎聖君不愧仁考誰為范公言之在早

餞送戴兄主長興簿

凡民之生有田有賦期欲不違數不可誤稽其當輸已輸而勾則令不煩民乎何尤一或不然則權在吏緩急

逆施民乃慢易其頑者慢而善者擾豈惟病民經賦滋少故古設官惟簿曰主毋怠毋荒上帝臨女

司刑箴送王牧仲為黄州録參

惟聖好生以刑教德惟臣欽若哀於懇惻曰彼嘉師于獄之麗繫我淑問貌温氣夷以察其情以盡其辭故曰祥刑非訖于威二典既邈五疵參互反惑於辭貨誘於賂來牽往還内偏愛惡惟明能察惟廉靡求四疵遠矣抑又何尤惟時上官獄以意成所貴有司實持其平云

何不思惟意之忿怒茍未息根連株逮箠楚鍛鍊以成其罪意之所右覆之翼之罪雖貫盈討不毫釐曰吾之明非闇於理曰吾之廉非役於利下獲乎上志乃可諧意鄉一分職為厲階淹速有度富貴在天釋之竟是周來疾顛名義凛然鬼神森列野人作箴敬告司臬

王牧仲天姿開爽不患不明家傳清白不患不廉是行也實為通籍之地余懼上官或以意望吾牧仲牧仲或以意迎之也故云

琴堂箴寄羅新淦愚

百里之寄民命所繫公則堂堂不為物制明則皦皦不為物蔽廉以風厲寛以撫字終之無倦盡善盡美既善美矣而不免議謂公賣直謂廉飾偽明為苛刻寛為縱弛以無為有以似為是反而求之盖亦有自繇恃其公而行之銳辯是與非疾怒盛氣繇恃其廉表表自異謂人弗如澗步高視寛以自喜縱舍惟意明以自多察及微細娼者因之旁證曲指怨者乘吾謗讟滋起古人紘

歌厥有徽旨欲平此心處事以理其思而行不參以已功成不忌名成不毁書寄琴堂勉哉君子

理曹箴

録糾事遺戸察民情法曹殿之持三尺平惟理曹掾司獄之成兩造易惑單辭難明宜脫而收盍重而輕善者懼矣為惡𭒺懲泰山壓之不震不驚氛霧障之且明且清察詞必審得情必矜神之聽之福禄來寧

征官箴送趙居父之官婺女

於皇聖朝官以民置維時司征職分民利見利思義君子則然義苟未明性以習遷晨起坐曹百貨環萃顧瞻後先目動心醉用焉而便服焉而宜則賤售之以歸其私曰時之新曰物之異則籠取之以媚其貴有竊有攘或乞或假則故縱之以惠其下滔滔皆是誰以易之有不苟同景星鳳芝宜持其平而制其弊使下無怨而上不匱時方營營求利之贏額徵其故歲課其盈日比其校而責所負吏奉急符闞如虓虎財非天雨亦豈鬼輸

彼士農工視我蔑如維此商人星馳露宿徯此毫分仰事俯育未能經之忍故增之亦既割之忍復奪之賢者處此鹽車之驥欲足之展而輿之曳抑余有言人毋自畫身正令行意誠物格兼斯二者可通神明明明上官寧莫我聽寬之一分閒於四遠水浮陸奔我舟我輦昔憂其乏今見其餘謂余不信請質詩書

酒官箴送趙禹仲之官常州

惟酒亂德先聖所惡予方妙年而司榷酤然古君子職

思其居既居其職可不思歟出納之吝有司之謂會計必當毋付之吏市道之常有取有捨毋較勺合以杜來者貧民竊釀不過斗升以奉耆老以合親朋毋信譁徒破盎羸瓶飲者必醉醉則慢易撞搪呌號罔知所忌是能容之無責正理信能行此上下相安遠濟世美邇奉親懽萬里夷途爾車佽載尚謹旃哉毋輸爾載音在

任齋箴贈金壇尉惲堯章

聖之任者實維阿衡聿求其初莘野躬耕一朝幡然釋

耒而起以天下重自任於已欲使是君為堯舜君欲使是民為堯舜民一毫弗如我事有愧一夫不獲若撻之市有夏之末佐興唐虞尹躬暨湯猗歟美歟下逮漢臣道不及古猶謹厥任罔敢自恕越國謀人後耿先韓成而歸之一語不寒汲王墜馬賈傅自傷曰傅之罪臣何敢忘魏相為相惕然内省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後之君子鮮克知此勉效一官苟焉而已害所當去利所當興曰毋自苦以賈怨憎藉不得已而啓其緒抑之則悔怵

之則沮或勢之阢隉而弗為曰藉有成誰為為之推而上之以事其君狗苟蠅營以終其身有善弗陳有過不諫曰上意異毋固相反或開其端使之自擇以幸他日文過蹇責或於其間視勢遷就庶幾他日兩不任咎主德日睽民瘼日滋惟彼不任以至於斯我車既攻馬壯御良我才既宣巨棟修梁夷途萬里須我疾馳明堂九筵須我成之任哉任哉勿傾而止齋以任名勉哉君子

姪孫子敬字直孺箴

禮之大端曰毋不敬慢易輕率為學之病持敬之道一而不二不貳以二斯直之謂内志既直則無邪思由是而之厥塗孔夷名汝曰敬字汝曰直孺子勉之可以入德

戒陳外弟諸子

維汝之父實我同生汝父服終我言汝行孝以事親敬以事先兄友弟恭勿容間言内外必嚴出入必謹庶身之修而家亦正謙尊而光傲實凶德存心必恕臨事毋

刻歲計在春日計在辰若士若民罔或不勤内不自強晏起安坐一朝時過寧免寒餓進簀山成涓流川竭若富若貧皆須儉節内不自量惟務美觀一朝力盡徒成笑端勿恃有理易興牒訴勿恃有援遲輸稅賦一有追繫辱及門户隣里貴和細故宜忍交友必擇邪諂勿近一或反是必生悔吝凡我所言確如金石尚念之哉謹勿虚擲

贊頌

漢高祖像贊

冠竹皮冠絳衣玄領嬴項前驅英彭後乘八荒為金鼓以洪鑪績夏殷周立我漢模何可恃三尺劒何足徵先入關帝王有真隆準龍顔

顔魯公贊

學為孔子學為孟軻書非聖而不讀道適正而靡他見危而怵懦夫孔多公有遺文簡編錯落氣雖勁正而學則駁降衷秉彞固非外鑠見義而前萬牛莫曳論功於

唐於公為細以迄於今天地奠位世方恬愉堯言舜趨利害毫髮局縮轅駒人禍可逃天刑爾誅勿怖於死擇善不審公則死矣生氣凜凜死生俄頃勿謂不聞公則死矣萬世清芬我贊公像匪公之為毋貳爾心以警有位

三賢堂贊

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其出也股肱聖朝綱維區宇其處也激萬代之清風立當時之砥柱堂堂魏公為時碩輔

業廣功崇鸞停鳳翥就養琴堂幅巾容與偷偷後湖潔身遐舉褰驢花月短蓬煙雨永謝蒲輪考槃茲土出處兩得異世同譜不悼其窮不忘其忠摩青天貫白虹挫佞諛摧姦鋒使宇宙重開日月再中出兮膠庠之下士處兮社稷之元功惟桑與梓有來必恭嗟嗟乎陳公

宜興先賢堂贊

學必釋奠其國先師先師者何士之表儀古道雖遠猶有存者曰鄉先生則祭于社偉哉八公斯文之宗有德

有言學博詞工或時之逢襄我祖烈其乖於時凛乎風節於此焉居於此焉寓老仙樂此至忘蜀土以誦以讀其詩其書非其先師鄉先生歟而學不奠而社不祭邑政之闕邑人之愧棟宇煌煌像設堂堂于豆于登以謹烝嘗伊誰云始大夫趙氏咨爾邑人景行行止

楊慈湖贊

水之澄月之明先生此心泬寥太清

羅樞密贊

柱石之英丘園此情慨幅巾而野服徒炳炳兮丹青

又

文也而亞倫魁學也而為帝師道也而為世輔嗚呼公乎未為不遇年也方强志也方剛風雲會同股肱其良論諫百篇日星耀芒公乎亡矣而有不亡

趙章泉贊

貌恭氣和無月下敲推之勢神清骨聳非山頭瘦苦之容一笑詩成萬象春風

真西山贊

中國相司馬和氣滿華夏惜哉民始蘇身已要人扶

徐毅齋贊

巖巖乎泰山凜凜乎秋霜烈日一辭不屈而况其膝萬鍾不受而况乎百鎰五十鎰偉哉此公勁氣摩空我見其貌已得其中惜也人見其介未見其通

中庸贊

受中以生賢愚則同行所常行命之曰庸去聖逾遠精

一弗傳賢者過之愚不及焉此亢而高彼卑不為各倚於偏汨我民彜中庸成書實子思子使知中德即世常理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有不盡分誰執其咎天下國家本之者一曰修身耳外此無術猶饑必食猶寒必衣穀粟桑麻日用無奇勿謂其粗理不會足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勿謂其難理非外鑠造端克謹鳶飛魚躍大書深刻寂寥兩言亦既見止領會其元

西岡李氏瑞竹贊

一榦二枝本同末齊由下而觀若龍之角而上騰由上而觀若鳳之翼而下棲彼兩歧之麥方暑而炊並蔕之蓮未秋而萎而斯竹也貫四時而不改則其為瑞也奚疑維唐李氏於赫厥裔枝葉之蕃厥本不二則斯瑞也豈非以李君能親睦其族而不忘其祖之所自歟惟兄若弟少長相嬉匪伊異人同氣連枝則斯瑞也豈非李君諸子能相友愛以娛其親而不愧其良能良知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斯竹之瑞夫豈徒云繼自今邑之西

郊有連名桂籍並轡金門者必李氏之弟昆也矣

張端衡古樹贊

皮之輪皴蒼龍之鱗葉之葳蕤垂天之雲雲升龍騰萬象披靡疾雷破山怒風立水我嘗過此六月長江恍然見之夫子軒窓老幹撑空綠陰承宇隱几悠悠清杳一縷

拙齋頌

邑大夫陳君采取陽城語榜邑治廳事後貫廊曰拙

齋徽銘于叟叟以為君子才無所不能而居之謙明無所不察而養以晦今兹名齋意亦倣此而此意不可不白也乃為之頌與邑人共歌舞之

齋以拙名厥義維何請繹其旨播之聲歌拊之字之惟日孜孜我心之勞爾民之嬉催餙其輸科賦厥須我政之拙爾民之紓拙豈有心巧亦所欲任人牛羊當謹芻牧彼饑而啼忍奪之食彼寒而號忍斷之織期會之迯西曹嘖言謂我為拙我拙實然追胥之嚴鞭笞之苦當

官而行莫予敢侮民力之殫吏責以寛兹其為巧豈予敢安予非素餐以拙自恕邦賦有經邦用有度取所當取不求其餘寛所當寛不責其無兹所謂拙直在其中神之聽之萬福攸同

自贊

道與予貌天與予形予貌予形兮合愧丹青抑丹青有愧兮曾莫狀其中扃

寫此貌時予年二十有六今又二十有六年矣見者至

不知謂誰蓋予貌之改如是而予心罔然行不著習不察猶前日也予是以懼自今以至於死不知尚有二十六年否使又二十有六年而行不著習不察秖如今日雖不死猶死也可不懼乎

致語

宴金壇邑官致語

方地百里幸多賢大夫有友五人亦皆鄉善士暇文書之休暇接杯酒之慇懃豈惟桑梓之必恭蓋亦草木之

同味恭惟某官秉心日月律已氷霜布縷粟米力役之征欲緩之而未可財貨本末源流之事皆公爾以無私庠序申教而俗已成數澤效靈而禱必應委虵退食咳唾成詩奚止過淮南之小山信所謂河間之大雅扶杖癃老空擬借於寇恂持槖從臣已爭雄於密令某官才足以應變智足以識機保身遠慕於哲人袖手聊同於巧匠鵬搏甫息於六月鶚飛即上於九霄某官粹然天姿凜乎風力勾稽謹而民受其賜期會信而吏畏其威

寧久卑遲若鸞棲於枳棘佇登華要猶鳳鳴於梧桐某官遇事如太阿出匣之初藏用若庖丁奏刀之後南昌隱處企想前人北海尊前不遺來客如聞薦墨已徹凝旒某官識閶闔之隱微盡夙夜之勤瘁循初意以勿失躋榮路以非遙衆官處齊民四境之中有揚子一區之托花村月皎曾犬吠之不聞梅雨時來於象龍乎何有甫霈傳巖之澤又開衡嶽之雲凡此宅生疇非藉庇一笑相屬羣聽具孚小隊出郊坰已不憚草堂之過中盤

堆首宿諒弗鄙玉川之貧況亦有細腰舞皓齒歌不復慮黛眉愁紅裙濕式宴且喜不醉無歸某猥廁賤工敢陳薄伎

百里兒童沸誦聲湖山堂上集羣英德星欲應今宵瑞霖雨先開昨夜晴正是壺中銀漏永不妨坐上玉山傾明年此會君知否冠珮蟬聯拱聖明

疏

率鄉曲助李兄赴省疏

李兄身有七年之病堂有九衰之親田收不盈十石而有八石之租日費不下百金而無一金之入重以應舉當為南宮行久矣杜門誰為東道主顧啜菽之養如許則行李之費可知竊惟年來連值歲稔農有餘粟下無窮人惟士為然可哀也已伏望或以同里之故或推錫類之仁少輟方兄以濟行色庶幾壽母亦有歡顔

薛步橋疏

地承薛氏故家之姓猶鐵爐徒有於舊名橋當茅山諸

水之衝非石甃莫為於久計欲巧匠之斵山骨必仁人之發善心出囊中之藏倘無間於上士中士下士紀目前之實當不憚於大書特書屢書

代上畛橋疏

地勢遠連於陽羡湖光近接於長塘是曰上畛亶為都會橋一壞而不復過者病之事屢舉而無成施者勸矣茲懲既往以利方來謂裒金得二千緡庶圈石支數百載游其上者如躡足於雲梯側而視之若身臨於洞府

足為壯觀增重吾鄉凡我同盟毋吝喜捨

六相堂疏

去其俗之淫祀偉是邦之大夫奠於國之先師屬吾黨之小子盖乘其機則可定民志而因其地則不費人謀與其使廟貌虛而過者有上雨旁風之嗟孰若使典刑存而來者有高山景行之仰雖鄉之耆舊比德者衆而國之丞弼於義當先有如獨立不動而敬起於前賢先事獻言而簡知於明主或直而不訐或和而不同或風

采振於臺端或澤潤周於嶺嶠雖相望於異世然皆上於政塗可但南徐江山發數千載之秘抑令我宋宗社垂億萬年之休尸而祝之理則然矣然而棟宇盡葺像設當嚴幸男邦之政雅欲成終而公孫之家皆欲經始宜合厥賚以底于成庶州黨聚觀共侈衮衣之盛英靈如在不殊畫繡之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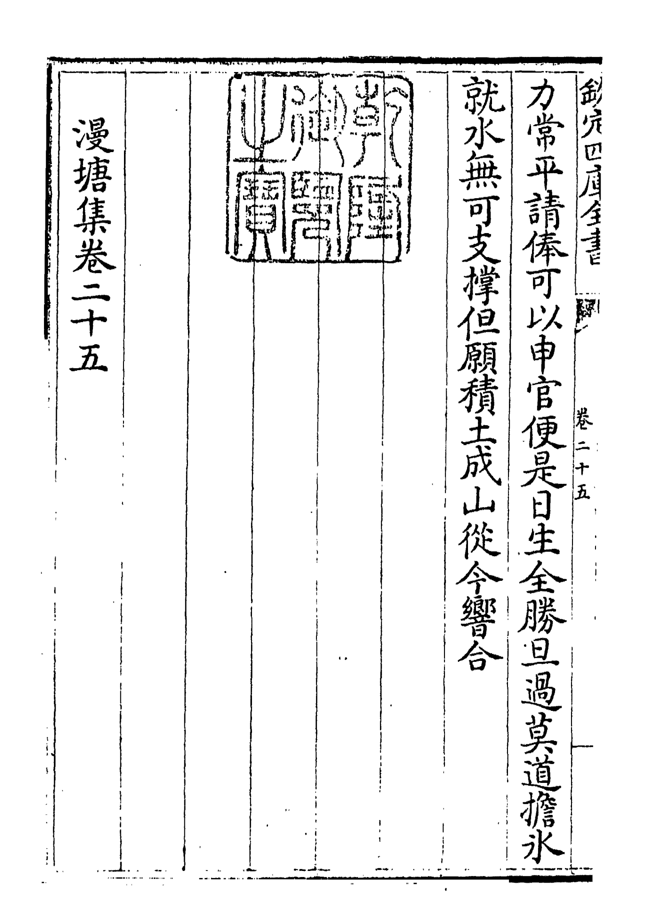
靈濟廟路石疏

川谷之能為風能為雨衆所歸依道路之可以北可以

南法當平易況靈湫相距十里而通衢可達四方春夏常齧於波濤秋冬易沮於泥淖捐金以助儻共推鄉曲之情伐石以鋪庶允合神人之意

代廣仁庵僧注飯米疏

破屋破牆乃廣仁之舊宇老僧老行皆逆旅之貧民彼既窮而無歸此亦過而弗顧可使孤魂有主不妨舊店重開某人已自判護身符死且弗怕某人不會做無麪餅去復何之好人相逢大家忍耐況維摩居士許為著



力常平請俸可以申官便是日生全勝且過莫道擔氷就水無可支撐但願積土成山從令響合

漫塘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漫塘集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羅善慶

漫塘集卷二十六

宋 劉宰 撰

祭文

皇考雲茅先生成服祭文

其罪逆深重不自殞滅天篤降喪奪我皇考重念劬勞鞠育之恩莫知紀極號天叩地擗踊煩寃荼毒難堪靡所追及追惟皇考生平力學貫通今古乃不能登一第居一官以成其志盛德善行無愧古人雖享百年之壽

未足以稱令乃止於七十有二矧其豕乏近邑惟迎侍是便惟甘古是圖方整葺園池以遲安車之來庶以遨以嬉不重去鄉之感選徒來迓近在朝夕何圖迓者未行而報者已至曰有寒疾日就危困其棄官亟歸醫藥百端竟至不起嗚呼哀哉嗚呼痛哉父為子天無父何怙父不可見子生奚益念於大事至重未敢即死今也衣冠既具衰麻就列敬陳薄奠以為孝誠至哀無文言不盡意魂兮如在尚其鑒此

皇考雲茅先生大葬祭文

嗚呼哀哉富人所欲而居士則以仁易富寧人皆屬饜而已受其饑貴人所趨而居士則捨貴即賤雖顧眄之頃足生光輝而如弗聞知合偶而居亦人之常而居士寧獨居於盛壯之年弗忍呱呱之子或失其依豈居士之心固異於人而人則弗思嗚呼哀哉子之事親貴於無違居士和以制行而其則踽踽涼涼與世背馳居士急於濟人而其則恬於所取使四顧旁皇而無其資居

士睠念門戶欲少振起而其則蹣跚不前甘斂翼以低飛然則不孝之罪孰大於其又況如其之庸懦其之流離者乎嗚呼哀哉一命以上皆足行志而白衣葢棺尺寸莫推百金之聚足以自逸而且質且貸箱篋無遺嘉花美木高臺深池足以自怡而一廛之陋風雨不支適有安車容與舒遲老者之宜而應門一童弗輟自隨竹杖芒鞋朝東夕西含飴弄孫老者之為而惟忠惟孝品凡識畀阿可阿琦一盲一癡徒企慕它人之有孫而太

息歔欷然則悠悠斯世又孰如居士之賦予數竒者嗚呼哀哉四寸之棺周身之衣生時所製又附益之薛村之原方山之岐生時所樂兆見於龜既崇其堂而周其園良月幾望寒氣未勝而春和薄施外姻畢來賓從祁祁相與訓誨諸孤而左右扶持使粗由於典禮而弗蹈於非彝然則英魂不昧其亦少慰於慈懷乎某等諸孤謹奉靈輀期以來辰登舟水湄川流甚平前塗孔夷嗚呼哀哉向焉斯庭綵衣兒嬉今焉斯庭衰麻素幃向焉

有行逆數歸期于今行矣而歸何時温凊孰問安否誰咨拊棺號慟淚血淋漓嗚呼哀哉

皇考雲茅先生大祥祭文

日月不居奄及大祥夙興夜處哀慕不寧敢用少牢之奠祗薦祥事嗚呼哀哉堂之東偏實我先考平日燕處之地神之所安寧間生死敬葺而新之以崇廟貌以土木之工未竟姑從舊廟祔于先祖俟禫祭之日併先祖遷焉嗚呼吾親之亡雖已再期而朝夕之奠猶庶幾乎

日菽水之養今几筵徹矣滫瀡之薦有時而菽水之養不及矣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伯母太孺人洪氏文

某等幼穉即失母儀是訓是育伯母焉依長與諸兄各奉其親歲時往來喜色忻忻彼有嘉殽此有旨酒綵衣獻酬間言無有天禍我宗降此鞠凶吾父之葬馬鬣新封哀號之聲兩家相聞寧復前時笑語追奔與言及此五内崩分雖然人希七十已八十二人有病苦已倏而

逝人寡似續已有孫子生也如斯可無憾已唯此孤生觸景愴懷重罹此憂感念無涯一觴之奠寄此深哀

伯母大葬祭文

嗚呼夫人母儀之肅婦道之備凛乎持已霜空秋霽溫乎馭下惠風和氣享年八袠弄孫再世蘭芬屢播龍光狎被諸疾不侵一笑長逝展也夫人生死無愧某等不天幼失所恃母慈之仰夫人而已靈車將駕痛均爲子一觴之奠庶其鑒此

姊氏遷葬祭文

嗚呼哀哉女嫁從夫生死一致祔于皇姑亦古之義捨舊從新議難中異鬱鬱佳城孔安且利䰟兮即此無恐無悸其等涕泗臨穴無間初逝觴酒豆肉致兹誠意䰟兮有知無我遐棄嗚呼哀哉

祭成忠兄文

人誰無生惟兄之生生而迍邅人誰無死惟兄之死死而可憐方在孩提慈母鍾愛少有疾痛積憂心痗不叱

不呵惟教惟誨比失慈母歲十二周侍親為學十載西州歸來鄉關綽有休譽援筆成詩時有佳句喧傳衆口謂繼其父再游場屋意氣軒軒命也奈何五窮萃焉或疐其後或跋其前慮不及長身墮噲伍姻親分絶鄉閭路阻寒衣饑食誰拊誰顧得固窮閻固不暇擇二子長矣教則某責兄其幸矣庶蓋前愆如何（闕二字）昏頑不悛餘子尚幼但索梨栗仲子差強從師旅食悠悠目前有懷曷釋嗚呼哀哉方邉事之聿興而戍役之屢遣甚度

勝負之難常懼吾兄之不免故躬修轅門之謁載馳幕府之書庶脫戎籍得安里居又慮俸廩既絶甔石無儲適其奉命恪之官次得以田園悉分兄弟既而已脫伍符已分地利意即反於雲茅遂優游而卒歳何意得免於兵而不免於病曾畆畞之未歴而死期之已至乎嗚呼痛哉其宦學遠方家有弱弟所望兄歸緩急有恃吾兄去我而死吾弟懵然於事利何為而知就害何為而知避乎嗚呼天乎殯殮事之至難疫癘衆之所避事難

而妻子不知謹㪅避而閭里不之視則夫喪具必有不精周身必有不備者矣嗚呼吾兄之亡其家之主當教而子且嫁而女子之淑慝當異厥處庶幾維持不替厥緒官事有攝秋風既清其當親歸祔兄先塋一觴之奠尚鑒兹誠

葬兄祭文

具家饌致祭泣涕而言曰某等嘗爲兄卜居薛村事弗克遂乃今卜葬惟薛村爲宜豈疇昔之言固其兆耶先

君之塋相距百步祖父祖母之塋亦僅五里山勢蜿蜒泉流清泚惟兄安之不肖勢不能及自餘幼者須拊長者須教使門戶粗立不墜兄末年之志其等敢不身任嫂姪咸在斯言不欺兄其鑒之巵酒豆肉敬陳祖奠

祭司法兄恭靖先生文

嗚呼棐患不精兄學之成雪案螢窻歲幾周星筆削之嚴炳然聖經名患不聞兄早有聲五登賢書冠于月評射策甲科直言駭聽吾祖吾父壽七十二念昔先人皆

莫之比兄之得年抑又過此繼世象賢足強人意兄之二子金昆玉季子又生孫蘭階濟濟加之薄有田園可耕可桑伏臘烝嘗有苾其香既基既堂貫以修廊宜室宜家小大平康嗚呼吾兄夫何憾焉得喪乖逢何者非天始勤終逸人世幾何如兄生平所得已多死生離合人情所重蓋棺事已寧不為慟一觴之奠闔族同之抆淚陳辭兄其聽之嗚呼哀哉尚饗

恭靖兄大葬祭文

嗚呼大厦之材雪霜幾經大冶之金百鍊乃精人生多艱孰如吾兄早歲而孤屋敝且傾家徒四壁瓶無斗升日晏從師朝餐未營十月絺綌曉風泠泠甫冠而游入學金陵空囊羞澁隻影伶俜雪凛殘更猶依短檠月書季考稍稍呈能有友招徠並案分燈榻每夜懸門常晝扃學成而歸漸著月評五登賢書再冠羣英識者謂宜拾芥紫青餘子碌碌拔茅彚征而此遲回鬢髮星星晚承清問奏策明廷慷慨直言朝陽鳳鳴擢居第一竟阻

垂成小試警曹值歲不登幸部使者惻怛哀矜檄參郡
掾以拊饑嫠朝驅夕馳殆徧郊坰致使流離迄臻收寧
薦員溢格銓曹有程蕞爾澄江持三尺平遲次連年寂
寞柴荊爪時而往穀旦揚舲值彼淫酗忌此獨醒翩然
歸舟滿載月明叢祠賦祿袖手家庭譬彼老驥瘦骨鋒
稜萬里長塗猶足騫騰使得一縣薄賦輕刑拊字心勞
寧媿陽城使臨一州惠養黎蒸愁恨歎息其誰汝令使
當一路激濁揚清貪夫解印膽失䰟驚使立清朝正笏

影纓必扶正論盡破淫朋命也奈何朝露先零萬不一施賫志㝠㝠矧惟嫂氏懿德有稱佐兄立家井井繩繩云何不淑死喪相仍嗚呼哀哉其幼荷提攜長獲齊名中年得疾灰心槁形所望吾兄克振家聲而止於斯哀何可勝楊西之原祖考連塋卜其宅兆雅志是承輀車將載一奠陳情諸孫衆多季子煢煢門戶之責展也非輕其雖不肖倘假餘齡左扶右持敢不竭誠斯言或欺兄猶有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代姪祭父成服文

嗚呼人誰不死痛哉吾父方在髫齓遽失所怙晝抄夜誦不間寒暑學成行修衮衮入官獨此一第登天之難大庭對策收功歲寒白首官塗凄凉一尉廉勤自將抑足行志薦剡紛來夷塗可企澄江去家波平如席及瓜而往持平三尺適際彼狂為二千石衆醉獨醒展也不容浩然而歸坦若胷中曰予何尤道固不同賦禄叢祠俯仰五載人哀其窮謂此奚罪曰予何憂有真樂在不

得於人天則矜之宜備五福至於期頤胡為天道復不可窺不良于行日以衰悴勺飲不䔿䔿輒中痞七十者稀僅踰三歲嗚呼哀哉人誰不死亦可痛矣大殮已成衰麻已具某等上奉母親下率子婦捧觴稱壽猶記平時叩地呼天知乎不知

代姪祭父母大葬文

嗚呼哀哉天地至肅之氣至必以漸故萬物遇之雖困苦憔悴若無以生而猶足以支若某之家禍蓋積陰沍

寒冰霜風雪一朝驟至而不可支者吾父吾母尚忍聞之某尚忍言之哉方吾父母之無恙也某出則有怙入則有恃而左右提攜之者有兄焉某雖知安樂之難常親年之可喜可懼亦意仁者壽而吾親安於仁善者福而吾親篤於善天固未遽奪之年藉年有修短禍變之來亦不若是其亟且併也故所習者綵衣嬉戲而不知衰絰之為戚也所事者溫凊定省而不知主持門戶之為不易也嗚呼孰謂禍變之亟且併有如是者乎以吾

父吾母吾兄之賢曾不半歲而偕逝乎繼自今孤苦餘生出而所怙者誰乎入而所恃者誰乎左右提携若手足之相衛者又誰乎嗚呼此其自罹荼毒以來所以日夜仰天椎心而泣血不知日月之不居寒燠之有變遷也楊西之原先壟焉依此固吾父平生之志其規模向背廣深之度又皆吾兄在日之所經營之所措畫其其忍違之其忍負之謹涓此月八日與諸孫祇奉靈輿安以即路至十有一日壬寅敬襄大事觴酒豆肉祖于家

庭凡吾父吾母之徳之懿有誄有銘至哀無文玆不遑敘嗚呼庭戸儼然甘旨在列吾父吾母其尚臨之乎其尚歆之乎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其尚忍言之吾父吾母尚忍聽之乎

祭亡弟二居士文

嗚呼哀哉人無賢愚生必有死始終之間可哀惟弟汝方再期吾母傾逝疾無毋憐右手以廢重以瘡痍荏苒積歳食無甘肥衣靡鮮麗年既踰冠我始擢第建業儀

真偕汝迎侍官卑祿薄菽水僅繼親没家分汝能自勵
維桑維苧力謹樹藝舊穀出貸餘帛盈篚云何不淑晚
失伉儷計誤續絃囊空二婢婢去莫留弦續終棄節物
變遷欝悒歔欷成此危疾百藥弗治痛楚呻吟以迄於
斃嗚呼哀哉修短有數離合有義數可奈何義無私繫
講之不明兄罪曷諉汝其有知宜自悉此家產雖薄欲
均所畀女得所歸資遣未備責皆在兄汝勿屑意喪服
既成式陳初祭汝女汝婦汝子及婿以及姻族濟濟在

位嗟予老矣而失同氣追惟平生淚血盈皆䰟兮不昧
來鑒來涖

葬亡弟祭文

嗚呼生而有死人道之常生而多艱旣死則忘汝之末
路悽其可悲汝則忘矣我悔何追兒女之託一屬于我
猶有鬼神我其敢墮兒必知學我當勉之女將有行我
當遣之我力雖薄我志未昧當加之意過汝之在汝之
素志死從先妣故葬汝婦不遠一里吾祖吾宗後先相

望修竹茂林鬱乎蒼蒼涓日合葬此月丁酉前期二日
將起汝柩又前一日率汝兒女與族長幼慟哭别汝有
殽在列有酒盈卮汝靈昭昭其毋吐之里巷依然親婣
具來汝獨何之嗚呼哀哉

亡弟小祥祭文

嗚呼哀哉期而練是曰小祥盖孝子至此始練衣練冠
而期之喪至此釋矣夫感霜露之變君子猶必有惻愴
之心况死者日遠而生者日以即吉可不為大哀乎深

惟吾弟之没拳拳於愛女弱子惟女失怙恃煢然無依猶幸及吾弟之存已締姻茅氏既葬而遣之既遣而婦姑夫壻之間相安難於遽歸故練祭不與幼子知學日延師誨之凡吾弟之葬女之歸與延師之費一出於兄不以煩姪輩盖吾弟田園不多蓄積不素費廣則家無以立故兄不敢不勉而恐吾弟之憂其家不異於生故詳以告二姪今雖甚和居喪以來亦未見失德然血氣方剛猶不保其往吾弟有靈尚陰相之嗚呼哀哉

前室安人陶氏啓殯祭文

其性介僻世難其合惟君柔順左右無違其家貧窶實繁其須惟君惠和奉命惟謹百年偕老口與心誓榮悴休戚彼已同之天乎痛哉志偶運竒情長會短歲月未周於再閏而死生已判於兩途天乎痛哉時其漫尉江寧心折骨驚魂離魄散窀穸之事固所未暇而君以外姑之愛必欲攜喪東歸舍義從權寄攢淺土及二年而有外姑之戚可以葬矣而其以親年喜懼畏避弗果復

使汝從殯外姑之塋以迄于今坎而不墳屋而不樹日月之所不照雨露之所不濡此其十年之内所以當食而思聞樂而嘆或中夜展轉拊心而泚顙申旦而不寐也然猶可諉者曰親在今親亡矣徹縓衣而衣衰麻捐高堂而營宅兆天高地厚叫號不聞日往月來寒暑遽易以君料吾謂此情為何如昔人有言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盖其之謂大懼歸葬之議不決於此時則同穴之志遂乖於往日是用不量其力既為先人

卜葬茅山之東麓薛村之原復度地於先祖及祖妣塋前所謂沙墅山者山勢迴合土厚水深草木暢茂雲煙蓊鬱雖俗師所未喻而揆之地理酌以人事則所謂葬也者藏也此地殆庶幾焉謹穴其左以為君永歸之地而虛其中與右庶其異時獲沒於地得合葬焉兹辰之良肇啓殯宫扶攜靈輿即于長道秋高氣澄天宇肅清川流甚平舟行孔安往別而祖以及諸先死各有歸情由義斷刳骨肉雖歸于土而䰟氣無所不之孰近而親

孰遠而踈毋驚毋恐毋悲毋慼特牲之奠用薦愚誠惟靈昭昭格于夢寐吾言非誣尚其鑒此

繼室安人梁氏成服祭文

惟君席貴盛之勢而不驕稟高明之資而克順其奉巳至約而待人則豐其持家甚嚴而臨下則恕是用相我二十有三年之間使養生送死上不負於偏親厚往薄來外不失於宗族姻黨烝嘗之薦得以無闕衣食之奉得以有繼而又安貧喜靜使其得以逍遥田里苟樂餘

生雖古烈婦何以加諸而一病累月竟至不起嗚呼哀哉臨訣之言睠睠兒女二兒雖幼粗亦曉解日令教飭不廢或可成立以遂君志女以久病動須人扶此君之所重戚戚者而君目未瞑女行自如豈疇昔夢其能行固兆見於今耶嗚呼哀哉棺斂之夕女隷告君治命令用四季衣各一襲餘悉篋藏以俟諸子既娶均以惠之使諸婦猶識先姑手澤其奉命而行其敢不謹自餘金珠首飾雖常所服用皆不以斂君靈不昧尚識此意嗚

呼哀哉嗚呼哀哉君以二十有一日癸未棄世越翼日即遂小斂以長子奉君治命成婚越三日丙戌方還乃克大斂迄於今喪服始具某始克與諸子及君之諸婢成服于柩前因致薄祭以奠以告某痛方甚事方殷言不成文君靈昭昭庶其念此嗚呼哀哉

繼室小祥祭文

死生一決日月不留嗟君之亡倏焉歳周君性高明古哲婦侔其視有生如水浮漚豈其睠然有懷舊丘惟是

男女未知戚休學業不勤黍稷是求臨訣之言纏綣綢繆深惟此心早夜以憂幸此朞月未底悔尤女雖未慧厥疾已瘳冢婦相與女工是謀男雖不敏而性未流擇士之賢朝夕與游庶其有覺或謹厥修練而慨然我思悠悠夜夢見之精爽飛浮有酒伊湑苾芬庶羞靈其不昧尚鑒兹不

皇考朝奉焚黄祝文

舊歲之冬天子始郊肆赦宇内朋友間以其曩叅誤恩

法應追贈爲言之朝準告贈承事郎謹涓吉日焚黄墓下恭惟先考仁心發于天資德厚著于鄉里早歲名在賢書謂可以仕矣而場屋淹迴竟不克遂中年子登仕籍謂可以封矣而其子不肖動與時乖竟亦不果今墓木之拱久矣乃僅有此斯其爲榮也祇其爲哀也雖然以其之不肖使徼吾考平生種德積善惟日孜孜雖日掃舍人門投光範書必不及此然則兹其爲哀也抑所以爲榮也歟觴酒豆肉潔蠲致告

前室安人陶氏焚黄祝文

舊歲之冬天子始郊肆赦宇内以某嘗叨誤恩綴名朝籍君其元配誥贈孺人是用潔蠲焚黄墓下惟君淑慧之姿柔嘉之德生于大家長于幽閨父母鍾愛未嘗知道路之艱離别之苦米鹽之瑣細從某學宦始悉更嘗重以孤寒崛起介紹不先物望未孚人情多沮尉職猥煩尉廨卑陋迎侍未幾即有季弟之戚闔室悲慟以為君憂曾不半載奄然長逝猶期寸進可追榮於地下而

才疎性拙動與時乖暮景駸尋乃僅有此而君墓木之拱久矣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繼室安人梁氏焚黄祝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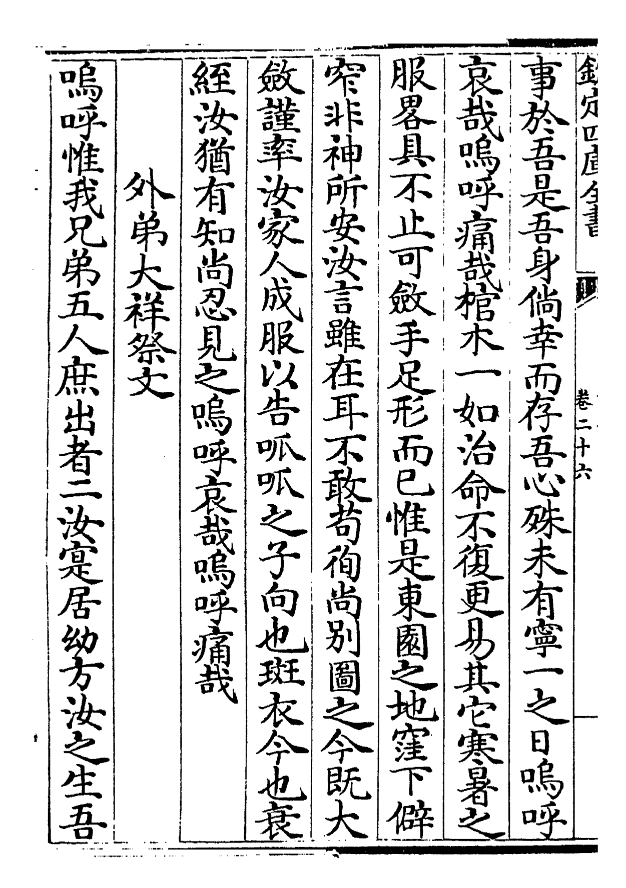
云云君其伉儷誥贈孺人是用潔蠲焚黄墓下惟君生文昌八座之家熟諳此典有鵲巢夫人之德宜享國封以其蹭蹬誤君平生使不霑一命以没每一念及盡然傷心暮景駸尋乃僅有此而君墓木之拱久矣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祭外弟文

惟汝直諒之資誠慤之性推于親黨信于州閭不幸家貧早歲外繼暨余出仕請命親庭亟取之歸揆之人情宜所甚願而汝更遲迴謂方其初我以貧而棄遺彼以絕而求繼已棄而復取之不原其初不仁已繼而復絕之不顧其後不義不仁不義吾何可安雖然首丘之狐不背本也銜環之雀不忘恩也吾其敢主一而廢一於是竭其力於此以供人子之職仍其姓於彼以致二老

之養供其職於此而不忝所生致其養於彼而不孤所養事雖不聞於往古而使古君子處此其應變從權委曲兩盡亦何以愈此謂其俯仰無愧固應壽介期頤何其一朝遽隔千古嗚呼哀哉嗚呼痛哉雖然人患無居而汝已有宅一區人患無田而汝已有田二頃人患無子而汝有四丈夫子則亦既足矣夫復何憾惟是宅成而慮患未周子衆而更事猶淺田園雖具而戶門細故猶未有任責者則汝亦何能無介然故疾雖已亟而心

猶幸生氣雖已微而神猶不亂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少多難母喪弟病而兄不顧家吾父為貧所驅在家日少吾與病弟得不死於髫齔則惟汝母是賴爾同生兄亦吾季弟勤苦務學謂當有成以報爾母甫冠而死吾豈忘之已許以爾第四子為爾兄後凡吾所有異時此子與吾子同之猶有鬼神其敢違惰凡爾家事吾當自力惟是吾年已高吾視聽已衰齒已摇髮已禿自計在世曾幾何時方將委家事於汝以休吾心而汝反委家



事於吾是吾身倘幸而存吾心殊未有寧一之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棺木一如治命不復更易其它寒暑之服畧具不止可斂手足形而已惟是東園之地窪下僻窄非神所安汝言雖在耳不敢苟徇尚別圖之今既大斂謹率汝家人成服以告呱呱之子向也斑衣今也衰絰汝猶有知尚忍見之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外弟大祥祭文

嗚呼惟我兄弟五人庶出者二汝寔居幼方汝之生吾

母之死已久吾父假館金陵書報得男吾父且喜且憂
吾今四子猶不免於饑寒又益一焉其何以為計盍及
其未有知也求者予之會有以陳氏告者汝之所生幸
其家之近而雞犬之相聞也幸其累之輕而衣食之可
營也不至於使乳下子啼饑而號寒也故乞去聲與不靳
既與而吾父聞之亦曰幸甚後此十有五年吾始擢第
太常未幾而汝所生物故又三年吾尉江寧而汝同胞
兄又物故吾念汝所生拊育之恩汝兄情義之篤而吾

與汝天倫終不可泯遂白吾父取汝以歸以陳氏父母老無它營不能一日捨汝而生也使仍家陳氏而往來兩間比陳氏父沒汝既盡為人後之道始使汝將母而歸與吾同門而異戶後有十餘年而汝母始沒生事死葬展也無憾自汝之歸凡吾所以事親所以營家無一不與汝謀汝之為人誠實而不敢欺正直而不阿忠厚而不刻故一家之中上下愛敬內外信服吾方遲汝新居之成兩家之子弟皆壯有立吾與汝盡置家務幅巾

藜杖逍遥田里以樂餘年嗚呼孰謂汝居未成而身已死乎子甫壯而服已終乎嗚呼哀哉夫三年之喪既畢則死事已矣惟當為生者計吾昔雖取汝以歸而汝尚非本姓况思有大不可者凡今民庶之家皆不免科役惟嘗仕者則否吾幸藉先世之澤忝為命士吾父亦以邮典列於八品凡我同世之人其子若孫皆可藉廕自别於民庶而姓不復復深恐諸子或未能自取科級以立門戸則了無藉廕之親可不為大哀乎故吾及汝几

筵未徹告之家廟白之宗黨使汝一門盡還劉姓惟留汝長子為陳氏嗣或慮嗣陳氏者疑於無父則在昔論繼絶者謂無子可以立孫若爾則汝子之為陳氏孫不亦宜乎若夫家之田宅皆所自營不相侵紊家之長幼皆有定序不勞強揠則又甚易知甚易行汝靈不昧尚敬聽之嗚呼哀哉

外弟諸子歸宗告家廟文

吾先考以家之貧早以季弟庾出繼陳氏後以長兄出

外長弟殘疾第二弟達明實庾同胞兄又以疾逝復命庾以歸為之娶婦為之立家亦既有子子又生孫矣不幸亡没今已祥祭其慮宗姓不復後有科役非異姓親所能庇謹及祥祭之日白之宗黨俾其一家盡還劉姓惟留已娶之子為陳氏孫世奉其祀惟吾祖宗尚寵嘉之敢告

祭弟婦聶氏文

嗚呼哀哉人之家凡醯醢之陳鼎俎之實餼餌果蔬之

供以祀以蒸者皆有故實以相傳授予兄既喪予於繼禰為長不幸再娶前者夭繼者後家之故實前無所傳後無所授猶幸來者可以覸聞故家之遺風則惟吾弟婦是賴蓋以其來也猶及事我亡姊與亡姊所生今亦已矣一奠之哀豈直悲吾弟之失賢內也哉

代弟祭妻文

維君孝敬以事吾親以祀我祖宗勤儉以飭其身以殖吾家凡吾所以寒衣饑食不愆其度而靳靳自給不至

於空乏者皆君之力也嗚呼君遂去我而死乎死人所不免而君之死何其遽哉疇昔之夜弔死問生誠意懇懇無幾微見於顏面歸而嘔繼而熱謂是衝風感寒之常而平旦以死告自常人聞之猶驚怛失聲况吾與君夫婦之情也哉况夫婦相依以生如吾與君也哉嗚呼哀哉人之將死藉與生者不厚別懷恨恨猶不忍訣而君之死竟不吐一語人之於死者藉不厚猶醫卜並用以幸其生而君得疾之夜吾視以為常僅一謁醫巳不

及事嗚呼君死則已而我終天之痛何時而已乎謹以君死之五日率君兒女與君諸婢衰麻祭告以妥君之靈魂而有知歆兹悃意

代弟冬節祭妻文

夫婦之情人所甚重死生一别恍然如夢去歲書雲齊眉歡哄今也長至號泣擗踊蘋藻祭祀采擷誰共賓朋往來燕享誰奉嗟君之亡家事倥偬失此内助害其隨踵追惟平昔豈不悼痛節物變遷尤憎感慟魂兮何在

聊陳菲供寫我哀思寓之一慟

祭姪仲益監元文

嗚呼世俗之患質而不文汝文藹藹春空之雲士子之患質以文勝汝質之美金寒玉瑩孔門論孝曰惟色難汝之事親愉色懽顏兄弟所貴怡然相與汝於二季毫髮無忤內撫妻子以及奴隸以意相孚不叱不詈外篤親黨以及友朋坦坦中扃無懷大庭藝成不售人所厭棄汝日孜孜曰予未至道公無私世所共由汝曰未知

孜孜以求予嘉汝益為山進簣予期汝成東序之器嗚呼吾姪而止於斯去汝慈親棄汝孤嫠予懷曷勝汝寧不悲雖然善惡由人修短天授達人悟此等視旦晝疇昔之夜月籠堤柳汝攜兄弟從吾左右曰予有疑盡心篇首予誦所聞以及夭壽汝心豁然露立忘久汝尚識之奚悲之有巵酒之奠申予此意汝逝不留予懷曷既

祭姪婦陳氏文

女之在家有父母可依既嫁有夫可仰有姑可藉此所

謂得其正得其全而無可憾者嗚呼孰知如汝之得其正得其全而猶有遺憾者耶予於汝夫有叔姪之分汝之病也吾不知所以療之汝之歸也吾不知所以餞之若予者亦汝之所當憾於他乎何居

漫塘集卷二十六